

名三第組文

名三第組文散

名三第組文散

名三第組文散

名三第組文散

名三第組文散

流光劃過寂寂長空，撞擊雲層，碎撒在高低低參差的地平面上。漸漸地，星子的明亮爲之掩蓋，殘燈餘影不再，便開始一日的運作。這日子，爸、媽，我們一家人起得特別早，不是爲了看雲海觀日出，也不是怕上班上學遲到，或想早起健身，更非要趕赴天橋早點作第一批客人。自每一個人的眼神裏，流露著一份期待，大家祇是靜靜在等。等一封等候已久的期待——家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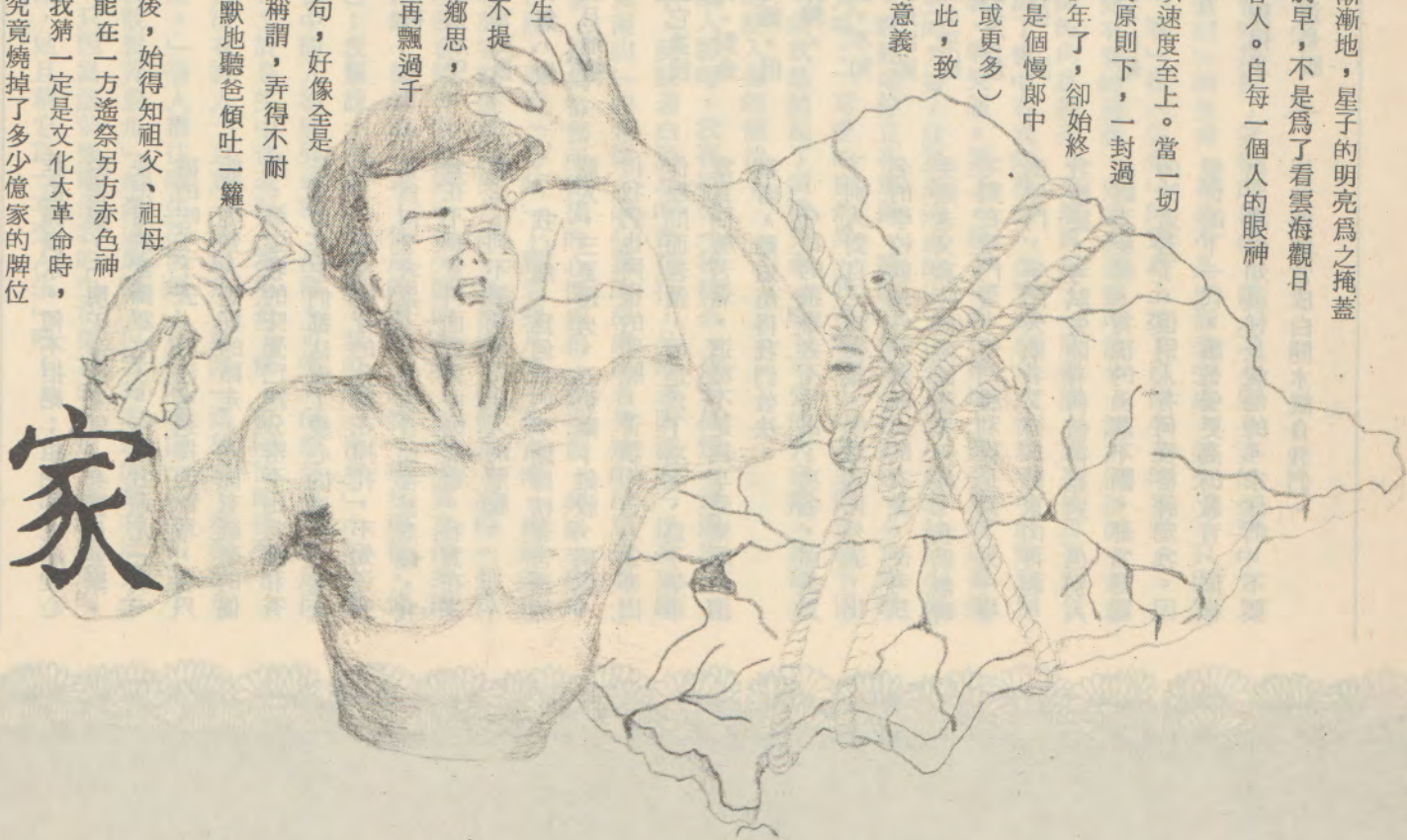
身處在這樣一個即將邁入下個世紀的大時代裡，混雜而紛亂，萬事莫不以速度至上。當一切原子皆依光速前進時，書信成了消息交換最慢的工具。在講求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下，一封過了時效的信，並沒有多大的意義。以我自己來說吧，雖然負笈北上讀書這麼多年了，卻始終不曾與家人通過信。也並非我不願通，一則是沒有太多的餘暇寫信，偏巧我又是個慢郎中；一則若真有事情要告知，一通電話便可解決，何必苦心經營五、六百字（甚或更多），既傷神又費時。因此，要傳達意見，存零錢比存郵票實用多了。時勢潮流如此，致使家書地位日漸下降，能抵萬金的已不復見。然而，這封家書可不同了，它的意義非凡，對我們兄弟是如此，對父親尤然。

三十五年以前，一個十六歲未及弱冠的稚齡少年，一個最爲人寵愛的老么，頭低著，聆聽父母的聲聲叮嚀與囑咐，準備背井離家，追隨軍隊，四方奔走。在大軍臨行的火車上，他強忍住兩眶紅潤的淚水，頻頻回顧那塊埋葬了大半童年美好時光的土地，四季不泛濫的洞庭，田裏垂手可得鯉鯽的魚米之鄉，始終沒滴下半珠淚。沒有人告訴他，此去何方，要去多久歲月？更沒人知道這個別離竟是遙遙八千里路雲和月，曾是鄭州鐵道的雲月，曾是廣州南海的雲月，最後落腳在孤島上的雲月。我的父親就在孤島上紮下了他的根，生下我和二位弟弟，卻時時刻刻不能忘情故鄉碩大的魚蝦。三十五年來，爸爸從不提鄉愁，但是自從大陸上鄧小平開放尺度，能嘗試與老家的人通信之後，滿腔鄉思，像江河決堤，一下子全宣洩出來。最可悲的是，這家書得先遠飄至美國西岸，再飄過千重洋安抵自由寶島上的。此種期盼，真叫人無法按捺。

接到第一封家書，我看見爸的眼潤濕了。一遍又一遍爸細數著每一字每一句，好像全是鑲金的玉石。我嘗試念了念信，卻被一堆奇奇怪怪的簡字，莫名其妙句法和稱謂，弄得不耐煩，然而有感於爸的激動，我也濕潤了眼。我們一家人都濕潤了眼。大家祇默默地聽爸傾吐一籬筐的故鄉事。

寫信來的是大伯父與二伯父。爸排老三，受二位伯父照顧最多。幾番通信後，始得知祖父、祖母過世多年，墓木已拱。僅隔著地圖上一道窄窄湛藍的海水，年年清明，我們只能在一方遙祭另方赤色神州上死去的親人。伯父說：老家裏沒有牌位，沒有遺照。沒有牌位如何祭祖？我猜一定是文化大革命時，小紅衛兵把我家的神牌拿去當柴燒了。我不禁黯然失神，低首沈思，十年浩劫究竟燒掉了多少億家的牌位

家





多少寸中國的根？
於是，我納悶得更厲害了。開始思索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啊？怎樣的一個中國？中國的悲劇何來？中國的未來何從？

一樣的北京人後裔，一樣的炎黃子孫，一樣的祖宗祠堂，一樣的血統源流。我們本是出自一樣的爸爸媽媽，卻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，吸吮兩種不同的奶水，我們的境遇要比乞丐王子加倍悲慘了。大表哥、大表姐、表弟、表妹，大夥兒原本是一堂親。倘若沒有昨夜星辰及昨夜風，今天我們應是不分彼此的最好同伴。事實上，未經通信，我甚至不曉得諸位哥哥姊姊弟弟妹妹的名字。由寄來的那張新照的全家福，才總算把一個個人的面貌和名字對應上來。雖然，像片是五十年代最新的人工彩色，一個個的臉塗得血一樣紅，但我知道，他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。

對於那片養育十億手足同胞的秋海棠，我始終懷著一股虔誠的敬畏。想想，養活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土地該是多肥多沃啊！葉葉上，一脈脈佈滿的是山，是河，是故國山河。主脈乃五千年精修而成的道統，而今脈管斷了，滲出大量的血，血紅素把秋海棠染成一片。而我，居處在秋海棠旁一葉破碎毫不起眼的小葉上，赤色不會染上。儘管小小葉並不肥沃，況且擠上一千四百萬個居民，我們都知道，中國唯一的希望就在這小小葉上了。

不知是誰說的：「中國是我唯一的愛。」我深受感動。新時代潮流的不斷衝激之下，早已模糊了我對古老中國的印象，但我對她的愛絕不遜於任何一朝代中任何一君主的任何一忠臣。我的愛泛撒在中國的每一分土地，分散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。基於這份對祖國的深情，我的關懷更急切，念鄉之情更濃，思緒更憂鬱了。

自小至大，聽到的是三國、封神、水滸，讀的是岳飛、秦檜、文天祥、史可法，處的卻是飛機汽車、高樓洋房的世界。在新中國談舊中國，感覺上歷史已脫離現實好遠好遠，像天方夜譚的神話，祇能想當然耳地認為歷史曾經發生過。再仔細考慮，纔恍然大悟，我們的歷史舞台不在腳下了。失卻了歷史舞台，歷史祇留下空洞的名詞和故事——光有事沒有蹟，焉成歷史？於是，愛好歷史的一顆心又蒙上一層薄薄的感傷……

再度見到父親拾起家書，在老花眼鏡前字字句句地讀。我因此感懷良深：感懷在爸爸思家濃情下，感懷在中國的悲劇裏。多可悲的一幕悲劇？一家人通信居然還得白繞地球半圈在新大陸做中點站！更可悲的是，這幕上演三十餘年的悲劇，正繼續下去，但不知，還要演多少年月？中國早哭乾了淚，開始泣血。這一方淺淺的海峽把兩邊的生活對比得好明顯，讓人覺得，相隔竟比銀河還長，畢竟牛郎織女每年尚可鵲橋相會一次呢！緊緊伴隨那莫名鄉愁之後，是一種責任委身。或許，中國苦難的解脫就靠我們這一代了。頓時，我被如此沈甸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……

書

攬鏡人

良叔陳——鳴共啓易，事實情真而，疵小有雖字文▷
茶家崔——見可處處營經的字文及感情的國家▷